

征稿：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# 菱角的夏日記憶

陳金濤

菱角熟了。故鄉的夏日，菱角是最不起眼的珍寶。它們悄悄地藏在菱塘裡，只待有心人來尋。

我們村有一口大塘，村裡人都叫它「菱塘」。塘面不算寬闊，卻生得極好的菱角。每年六月，菱葉便密密地浮在水面，一片連著一片，像鋪了一層綠色的毯子。

菱葉呈菱形，邊緣有細小的鋸齒，葉面油亮亮的，沾了水珠便滾來滾去，煞是好看。

採菱要趕早。吃完早飯，村裡的女人們就挎著竹籃，三三兩兩地往菱塘去了。

她們褲腿挽到膝蓋，露出曬得黝黑的小腿。下塘時，先是用腳尖試試水溫，然後才慢慢踩進去。水剛沒過大腿，涼絲絲的，驅散了夏日的燥熱。

我小時候常跟著母親去採菱。她不許我下水，只讓我在岸邊等著。

我便蹲在塘埂上，看母親和其他嬌嬌們在水中緩緩移動，不時彎腰從水裡撈起一串菱角。有時會有一兩隻白鷺站在淺水處，歪著頭看人採菱，見人走近了才不慌不忙地飛走。

生菱角是可以吃的。采上來時，母親總會挑幾個嫩的給我。用指甲剝開青皮，裡面的菱肉雪白如玉，咬一口脆生生的，帶著

淡淡的甜味和一股子水腥氣。這味道說不上多好，但小孩子貪新鮮，總吃得津津有味。

熟菱角才是正經吃食。採回來的菱角要先用清水泡一會兒，煮的時候不添加任何調料，清水煮開就行。煮

熟的菱角外殼會變成深褐色，角尖處微微開裂，露出裡面白嫩的肉。

趁熱剝開，菱肉的質地變得粉糯，味道也由生脆時的清淡轉為甘甜，還帶著一種獨特的香氣。

菱角也能入菜。母親常做的一道是菱角燒肉。選肥瘦相間的五花肉切塊，先煸出油，再加薑片、料酒翻炒，最後放入剝好的菱角肉和適量清水，小火慢燉。

待湯汁收濃，菱角吸足了肉香，豬肉也染上了菱角的清甜，盛在碗裡，油光發亮，香氣撲鼻。這道菜在夏日裡最是開胃，配上一碗白米飯，連最挑食的我也能多吃半碗。

如今村裡很少有人種菱角了。年輕人嫌採菱費事，賣不上價錢，都改種了蓮藕或是養魚。菱塘越來越小，最後只剩下村裡那口老塘，還由幾個上了年紀的老人照料著。每年夏天，他們還是會去採些菱角，分給左鄰右舍。吃著這些菱角，我總想起小時候蹲在塘埂上的情景。

菱角不是什麼稀罕物，但它承載著故鄉人最樸實的夏日記憶。那淡淡的甜味裡，有水的清涼，有陽光的溫暖，還有歲月沉澱下來的寧靜。時值仲夏，菱塘裡的菱角又該熟了吧。

## 蟬聲清夏

徐立昌

入伏之後，暑氣漸盛，將日光蒸騰成黏稠的波浪。我常去老槐樹下乘涼，總見蟬兒攀在樹皮褶皺裡。這時節，蟬鳴便成了夏日最慷慨的饋贈，忽遠忽近，忽高忽低，像一串被風揉碎的銀鈴鐺。

起初我並不留意這些聲響。直到一日午後，蟬聲忽然稠密起來，彷彿萬千絲線在空中交織，織出一片流動的綠蔭。我循聲望去，只見樹冠深處，一隻蟬正昂首鳴唱，腹部音膜顫如波光，竟將整棵樹都震得軟軟作響。

世人總嫌蟬鳴聒噪，說是攪了午夢，亂了心緒。我卻偏愛這份不加修飾的喧囂。你看那蟬，只管將滿腔的熱情潑灑在枝頭，不懼烈日，不畏人言。它的一生不過百日，卻將每個時辰都活得滾燙。比起人間那些虛與委蛇的算計、矯揉造作的姿態，蟬的坦蕩倒顯得格外珍貴。正如古人所言：「蟬蛻塵埃外，蝶夢水雲間」，這蟬鳴裡原藏著超脫的禪機。

蟬最動人的，是那份對光陰的珍重。古語云「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」，可蟬卻將這短暫的一生，活成了完整的四季輪迴。幼蟲蛻伏地下三載，吮吸樹根汁液，靜候破土之機；蛻殼時褪去舊日的桎梏，羽化成通透的新生命；而後攀上枝頭，將積攢了三年的光陰，凝成一聲聲清亮的吟唱。這哪裡是虛度光陰？分明是將歲月釀成了醇酒，一滴不剩地獻給天地。

我常坐在槐蔭下，看蟬兒飲露而歌。它們各自守著方寸天地，將晨露化作歌聲。忽有陣風掠過，蟬聲便隨風流轉，時而清越如泉，時而綿長似弦，彷彿天地之間架起了一座無形的琴台。

蟬鳴裡還藏著堅韌的筋骨。立秋之後，寒露漸重，蟬翼沾了濕氣便難以高飛，風刃割裂了聲線，可它們仍執著地攀在枝頭，將最後一絲氣力化作顫音。這讓我想起那些在逆境中堅守本心的人，他們或許被命運的風雨摧折了羽翼，卻始終不肯低下高昂的頭顱。蟬以清露為食，死後仍保持著展翅的姿態，恰似文人風骨，寧可玉碎，不為瓦全。

暮色四合時，蟬鳴漸稀，餘音裊裊如炊煙。我撫著粗糙的樹皮，忽然明白：蟬的一生，原是一部濃縮的人生史詩。它教會我們如何在喧囂中守住本心，在短暫中創造永恆，在卑微中綻放光華。那些被紅塵遮蔽的純粹，那些被功利磨損的赤誠，或許都能在這清越的蟬聲裡，找到歸途。

## 山裡麥黃

潘朝紅

山裡的夏天是從芒種開始的，到了芒種時節，天高日燥，人們換上了薄衣衫，山坡上片片金黃，麥子成熟了。

父親開始提前忙碌。他取下老屋牆上的鐮刀，摩挲著它老舊光滑的木把，再在一個傍晚，打來一點水，就著院子邊的磨刀石，「蹭蹭」地磨起來。還有荒了一年的打麥場，長了一層尺把高茸茸的麥苗和野草，父親忙了果園的活，就會抽空再到那裡鋤草，平整場地。母親也要提前準備，收麥的時候，親戚們是要互相幫忙的。她趁風和日強的中午，晾曬著鋪蓋薄被，騰出幾張床鋪。山裡買菜不便利，她還要提前去趕場集，買回來一些乾菜吃食。

到了收麥子的那幾天，十幾里外的姨媽姨父就會趕過來，我太喜歡家裡來親戚了，不止是又能跟著吃好吃的，喝好喝的。更是歡喜那種熱鬧的氛圍，山裡人家，平時冷清，一有人來，簡直蓬蓬生輝。再加上同村的叔叔嬸嬸，那熱鬧的芒收季節是我們小孩子心中的另一個年。

清晨，父親帶著一班人馬浩浩蕩蕩邁入金黃麥浪的前面，他們一字排開拉開距離，一把一把抓起麥桿，揮舞著手中的鐮刀。麥子一層層倒下，在他們身後排成整齊好看的堆堆造型。

母親和一個嬸嬸留在家裡，準備著飯菜，燒著茶水。她們一個在灶上添水忙活，一個坐在灶前，邊擇菜邊燒火。水燒開一鍋，母親灌滿兩個熱水瓶，再拿來橘子粉，倒入茶壺，衝上水。這個時候，我們兄妹還有堂哥堂弟就要派上用場了。提壺的，拿杯子的，我們分著工，被母親指派去給山上勞作的大人們送茶水。

快速接下這個任務，並樂顛顛把茶水送到麥田里，我既有參與集體勞動的「光榮使命」感，還有我自己小小的私心：那個橘子粉水太好喝了，除了收麥時家裡會買，其它時候是沒有的。在家喝了一碗根本不夠，給父親他們送去，大伙們分著喝的時候，姨媽總會體貼地給我們也倒上一杯。

大人們短暫坐在田埂邊，擦著額頭的汗，喝著甜甜的茶水，聊著收成等農家的事。我和堂哥則悄悄溜到麥田中間，拿起鐮刀，也想體驗一把割麥的滋味。「娃子們呀，危險！小心鐮刀傷到你們。」小叔看到，一聲吆喝，我們只好趕緊縮手。田里的麥秸茬扎得腳痛，我小心翼翼地跳到一邊，再看著父親和叔叔從麥堆上抽出兩股麥子，麥穗的一頭繞一圈打結，再穿過麥堆整個捆好，一抱抱裝上車。我們就提著空水壺杯子，跟著拖拉機後面跑回家。

一車一車麥子收回來，大人再把它散開鋪滿整個打麥場，那厚厚的一層如今想來，就像一個巨大的麵包。父親用拖拉機頭拖著石碾，轉著圈圈在上面碾，麥堆一點點矮下去，叔叔嬸嬸再用鐵叉挑起麥秸翻個面，如此反覆，來來回回。等到收完一家再下一家，等到麥子都碾出粒收到蛇皮袋子裡，麥秸都堆成刺直立在麥場邊，這一年的麥收熱鬧氣就到了尾聲。大人們終於可以歇息一下了，我卻意猶未盡，又在心裡開始盼望秋冬藏春長夏收，又一年的芒種麥收時節。

一年一年，隨著形勢，山裡種麥的人家越來越少。父親也丟掉麥田一心一意打理果園。可是，年幼那些年收麥的年景，一直在我心裡，久久不忘。

## 文藝副刊



## 海韻

#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專欄主編：溫陵氏 宓月 600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## 杜甫草堂（組章）

詩人的苦痛與孤寂。不是柴門的柴門摧殘我的記憶，似乎寫滿後人對詩聖的愧疚。

我默默地遠走，生怕褻瀆了這詩歌的源頭。

### 詩史堂

為何詩人的銅像如此清瘦。肥碩的土地，竟然養不胖一個詩人。

是天府之國的不幸，還是山山水水的遺憾，抑或是上蒼刻意的安排。

這個羸弱書生，用嶙峋瘦骨支撐起中國文學的一座高峰。

當他膾炙人口的詩篇被白衣書生朗朗吟誦，有多少晚輩後學會記掛著這尊唐王朝有意留下的孤獨影像。

相機在房子裡遊走，零亂的閃光燈下，詩人依舊沉鬱。

詩人早已被定格於四面八方人們的心

頭。詩史，史詩，浸潤著心血的文字互古常青。

小小的相機怎麼能裝進睿智的詩人，小小的取景框又怎麼足以框住詩人韻味的靈魂。

能帶走的只有詩史堂的銅像，帶不走的是詩人的寂寞。

### 工部祠

我害怕那雙眼睛。

在工部祠的殿堂裡，我有一種如履薄冰的感覺。

慈祥的眼神，如北風吹刮著我的眼，只能逃避。在愧疚與不安中逃避。

那雙眼裡滿是國家的命運與民生的疾苦。多管閒事還是庸人自擾，在世俗的眼光裡，詩人一萬次不被理解，或許更多。

那雙閱盡市儈嘴臉的眼，肯定能讀懂任何的庸俗與高貴。

不是先有《春夜喜雨》的憂鬱，才有詩人的憂民。與生俱來的沉鬱瀾漫整個祠堂，抑揚頓挫。

蜀地為官、命途多舛、民生情結。黃庭堅，陸游，三個詩國的精靈在這裡相會，相知。

詩人知音寥寥，但每一個都情真意切。

### 少陵草堂碑亭

你站立在工部祠的一隅，向歷史與人類證明什麼。

翹起的亭角是詩人高高的官帽，裡面藏著許許多多的故事。

風雨能洗去鬚眉的朱顏，卻怎麼也洗不去你高傲的風骨。

筆直的亭柱，是你的脊樑，頂住千百年來的是是非非，堅挺。

蒼勁的筆跡，飽蘸著虔誠的心來書寫，至今還能聞到墨漬的清香。

果親王，一個盛世的王爺用他的尊嚴為你壯行。從此，詩人更坦蕩地走進每一方心

田。

你的詩情征服一個時代，也征服每一顆偉岸和卑微的靈魂。

碑亭的背景是盛開的荷花。感謝季節，讓我能親眼目睹碑亭別樣的風采。

我望著不遠處低矮的茅屋，熱淚盈眶。

### 茅屋

我看到你，我的詩人。

茅屋就這樣真切地擺在我的眼前，幾多回心裡想，幾多回夢裡見。柔軟的茅草如針芒刺向我的神經，興奮、茫然。

蔥蘢的古木，幽靜的小徑，破舊的茅屋，房子的周圍，溫馨而甜蜜。

詩人心中的感激，讓歷史記住一個叫做嚴武的丈夫。

屋頂的茅草，讓我們看到了詩人的高尚。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。這是怎樣的胸襟，令古往今來多少宦豎黯然失色。

屋邊有水流過，水的另一頭是浣花溪。清澈的溪水難以流盡的是詩人的漂泊。

走出茅屋，等待他的又是一路的風雨和搖曳的燈火。

荊楚大地至今還迴響著詩人沉重的歎息。興許，三峽大壩中還殘留著些許詩人的疲憊。

### 唐代遺址

路過，錯過，從頭再來走過。

草堂還是敘事的時候，你從千百年前走來，展示你的身軀，只為證明這是一個真實的存在。

遠處的木樓，身邊的遺跡，古老與年輕的對白在一個叫做成都的城市上演。

坍塌的水井，激盪著汲水姑娘的吟唱。破爛的瓦罐裡，到處冒著草堂升起的裊裊炊煙。

牆腳的基石在歷史的螢幕上，播放著一個古老的故事。世人刻骨銘心地記住那段往事。

徘徊良久的我，只為找到詩人那縹緲的鬚鬚。想用它來拉回昔日的歲月，慰藉一個孤獨的靈魂。

誰讀過詩歌，誰就會記住杜甫。

